

□ 品鉴

## 读闲书如遇故人

□ 江少宾

在我过去的阅读印象里，储劲松是个文体意识很强的专栏作家，书评享有盛誉，有见识，敢直言，常见于全国数十家报纸。近年，他忽然痴迷于史，书评文字少了，偶尔也能读到一两则随笔，书卷气很浓，字里行间漾着古风。他的随笔某种程度上濡染了传统文化的养分，于温情脉脉里摇曳生姿，流淌着诗意与哲思。

读史如做学问，要板凳坐得十年冷，下足苦功夫，拿储劲松的话来说，“史书是枯藤老树，是古屋墙皮，用岁月漂洗过的眼去读，用已然沉静了的心去读，方才有些得味，甚至得道。《滋味》”而历史写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，具有鲜明的“私人写作”性质，它需要写作者借助考古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、神话学、地理学、民俗学等诸方面的知识储备，从而在文本中注入自己的情感、思考和判断。在我看来，

情感、思考和判断，是历史写作的三个维度，在这三个维度上进行的历史写作，才是文学意义上的历史写作。以此来观照储劲松的新著《雪夜闲书》（广西师大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），我觉得是有文本意义的，“山水绝佳者多在云烟深处，书之上品多在故纸堆中。”以书评成名的储劲松善于曲径通幽，他从故纸堆中淘出了一口深井，这口深井，就是《雪夜闲书》。

《雪夜闲书》是一本读书笔记，所谓的“闲书”其实都是古籍，包括《史记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清史稿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夜航船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幽梦影》、《夜雨秋灯录》、《博物志》、《草木子》、《神异经》、《影梅庵忆语》、《万历野获编》、《情史》、《次柳氏旧闻》、《甘泽谣》、《鹤林玉露》、《坚瓠集》、《拾遗记》、《夷坚志》、《南方草木状》、《东坡志林》、《茶经》、《香奁楼忆语》、《子

不语》、《孔子家书》……窥斑见豹，这一长串不完全的名单，足见储劲松的博览与异趣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从阅读中找到了一条进入历史的幽暗通道，并藉由这条通道，确立了自己的历史观，以及进入历史写作的方式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：“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。”这也是历史写作最大的魅力。身为岳西县文联主席，储劲松到底是个会读书的人，他在《笔记》一文中这样写到：“世间但有史书而无信史，所谓的二十五史，其实都如《独异志》，七八分真两三分假。”随后又直言：“我端坐桌前读史，满眼远古风云；我靠在床头读史，一派娱乐精神。”这大体是不错的，历史向来是现实的另一个版本，我们既能从文学中看到历史，也能从历史中看到文学。

《雪夜闲书》共分五卷，卷一“闲书散叶”，卷二“怪力乱神”，卷三“百二秦关”，卷

四“江山劫数”，卷五“清官漫语”。我一个上午读完了前两卷，全书读完，最喜欢的也是前两卷。前两卷文字看似信手拈来，却深得历史写作的精髓，也最见他的心性。读书笔记最怕没有自己的识见，只知道一味掉书袋，浸淫多年的劲松显然深谙此道，他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诸多篇什寥寥数百字。寥寥数百字也能掀起惊涛骇浪，当然，那得有深厚的功夫底子。

人和人有缘分，人和书也是有缘分的，朋友圈里热捧的许多名著我读读就放下了，但我很快就读完了《雪夜闲书》。“人生如飘蓬，读书以自适；万象皆幻相，书是吾故人。《风云》”和劲松一样，我也爱读闲书，读闲书没有功利心，每次读，都像遇到一位久违的故人。读完《雪夜闲书》正是子夜，我在阳台上默立良久，周遭俱寂，渺无人声。城市睡了，一盏盏街灯在细雨中醒着，低着头，像一个个苦读的人。

□ 人文

## 新安书画家的“黄山情结”

——从浙江、黄宾虹谈起

□ 胡社文

歙县自秦建制，古称新安，为徽州府治，是徽州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徽学也是当代与敦煌学、藏学等并驾齐驱的地域文化显学之一。在人杰地灵的新安地区，自古以来英才辈出，尤其是在此诞生的新安画派更是首屈一指。明末清初，歙人浙江首开新安画风，与查士标、孙逸、汪之瑞号称“海阳四家”，他笔墨冲淡枯寂，构图清高悲古，在画坛独树一帜，其追随者众，数百年不衰。近代黄宾虹以浑厚华滋的笔墨，入古出新的书画成为新安书画家的又一高峰。但这些书画家的传世作品中，都包含着浓浓的“黄山情结”，正是这一“敢言天地是吾师”的气魄，成就了传世亘古的新安画派，成就了徽州浓厚的文化底蕴。

浙江与髡残、朱耷、石涛并成为“清初四僧”。他的其他传世作品中，也绝大多数都是描绘黄山风光，如《黄山山水册》、《黄山真景图》、《白龙潭图轴》、《晓江风便图》等都是以黄山、练水为背景。尤其是其中藏于故宫博物院的《黄山真景图》有五十幅之多，可谓得之于心、应之于手的佳品。后人不禁惊叹：“此山真面目都被渐师和盘托出，致令山灵不能隐蔽”。“层峦怪石，老树虬松，流水澄潭，丹岩巨壑，靡一不备。天都异境，不必身历其间，已宛然在目矣”。浙江的黄山画作，没有一幅完全相同的，经历百年而不失新意和生命力，其根本原因在于浙江对于黄山深刻的感情，他把自己所要表现的家山家水，作为自己艺术作品的源动力，将情感投射其中。连他的题画书法诗文，多以歌颂黄山、新安乃至徽州的美景为主，文笔清淡高古，风规自远。他的文、书、画相辅相成，不仅都以黄山为主题，而且俱有黄山的精神与风韵，同时也是他精神生活的体现。

歙县潭渡的黄宾虹首次登临黄山时，沿途挥毫写生，吟诗作对，关于黄山的诗作多收入《宾虹诗草》中。与浙江相同，黄山这一客体实物是黄宾虹艺术创作的灵感，在师法造化的同时，又别出新意，将西方的绘画技巧融入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之中。黄山特有的峰峦形态、山石质感、色彩变幻，只有像黄宾虹这样经历过实地观察、大量写生之人，才能深悟其中真谛。除此之外，黄宾虹还格外注重关于黄山的理论资料，多方汇集和整理，在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编纂《黄山画家源流考》，具有极高的学术性，是研究徽州书画家不可绕过的宝贵资料。黄宾虹有大量黄山写生作品存在，其主要分为四个步骤：游玩、坐望、化我、三思而行。有关“黄山”的主题贯穿了黄宾虹一生的书画艺术创作，是其风格发展、书画观念演变的见证。当空间不变，而时间不断转化，书画作品中流露的不单单是艺术的笔法或设色，而是画者对于所绘事物的深切感情。这个客观存在物将黄宾虹艺术连接，有一种超时空的感性性与思念性。

一方水土养育了同样热爱书画艺术的浙江和宾虹老人，“黄山情结”对于他们而言首先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是故乡的象征。其次黄山景色优美，是身为画家的二人师法造化的最佳选择。“黄山写生”最早由浙江提出，一直被新安画派、新安四大家、扬州八怪甚至黄宾虹传承。这与我国传统艺术中秉持的“入古出新”、“师法造化”的美学理念一脉相承，是其深入的演化和发展，具有继往开来的划时代意义。

□ 行走

余一草芥书生，凡夫俗子。自恃尚有见闻，以为万卷书不如万里路，恣睢而行苏杭之地。携一赤诚之心，邀与清风相随，且置书墨而止停，却取行囊而前行。久仰西湖之盛名，纵其潋滟水光娉婷，任其空濛山色婉媚。历代文人骚客冠其绝，寄情于景，畅舒胸臆，长歌短吟不止，比西子而更甚。余今日有幸有缘，得与西子有一面之缘。

车上等候，只觉西子已近。苦盼多时，终得以相见。世人常谓：“晴湖不如雨湖，雨湖不如雾湖。”此日西子，便是轻敛薄纱，收却清秀，由倾城之貌隐于朦胧之中。极目远眺，春水连山峦，雾清幽，重峰映湖光一平如镜。波澜相拥，澜波相融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鉴天地于一画之中，墨泼黛色青山层层隐去，留白漾清湖面淡淡匀恰。此般相宜，是非西子之淡妆也？

漫步苏堤之上，渐渐小雨浙浙。堤上杨柳似柔弱易折，随清风而蹈，伴细雨而摇。已是暮春，野芳将尽，却尚有星星点点姹紫嫣红映衬于青涩之中，翠色满目，锦上添花。雨势渐急，余只得取雨具，拄伞而行。侧身东立，再望西子，薄纱悄隐，容貌渐朗。

## 面缘西子

□ 何芊芊

点点波纹于湖中漾开，似诉水乡万种情愫；朔风乍起卷湖中涛来，说尽江南无限凄婉。见景如此，余不由得心绪飞至天外。

眼前的湖似更加清明，一如天霁雨歇，长空一碧如洗。见堤旁吐翠群翠随风习习，望天际归燕相伴依依。拄伞独行，静寂无声，唯有一湖春色阑珊，相与为伴。时如水乡船夫之沧桑，时如江南女子之多情。湖畔清风依旧，湖上波澜不惊。取香茗几尖，闭目而细研，竹取水而荡浸之，悄对西子，一饮而尽。此茶也无豪情意，只是杜康情不及。起身默望西子，彳亍，所候之时未至；踟蹰，所吟之词未了；踟蹰，所待之人未来；踟蹰，所执之念未散。

恍惚之间，余如大梦初醒。黄粱一梦已故，余仍立于西子一畔。忽觉一苍茫之感，自心底油然而生。当年东坡居于苏杭，却非有那般淡泊心境？一心为民，两袖清风，不怎得如此问心无愧？正值浙浙，何以应东坡之语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？忽觉梦中之人是乃东坡，面对西子怎能无那般情愫？不禁肃立东方，双手合十而默拜，伫立良久。无奈而叹，这般多情乃是应笑，何能也无风雨也无晴？

## 湿地荷语

□ 张建春

荷是湿地的老住户，百年、千年、万年，以一领素裙，煽动水的涟漪、鱼的浅啜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走蔓拉藤，把土土的荷语，氤氲在风吹草动里。荷本是草，只是这草会说话，鸟语或蝶声，顺着她的音色管道，探进土地的深处。她的花蕾被地气催升，一旦绽放就是大块的欢笑。

千万年的荷不老，一笑一十年少，荷花笑口长开，绵绵无绝期。长庄的荷年轻，她来自太空，天外来客，说着宇宙的语言。但她的根底终究是土生土长的草本，种子遨游太空，只是一次变异、二次变异，将花朵丰硕了，叶子强壮了。还是荷，不过有了好听的名字——太空莲。

莲为漂亮姑娘的呢称，张家莲、王家莲、李家莲，落水生根，水是莲的故乡。清波起，鱼戏水，漂亮的姑娘撑一杆彩伞，婀娜多姿。太空莲在长庄安家，在长庄水意充沛的土地上安家，婷婷玉立，便将太空的语言，转化为乡村俚语，和来来往往的客人拉家长。

有时也模仿子规、白鹭、褐水鸡的鸣叫，让它们在亲切里琢磨一方土地的深情，悄然地住下来。不大的鸟岛作证，茂密的大树上，栖落上千只白鹭、苍鹭，起起落落，尽享太空荷语的洗礼。

我是被拉住的游子，盘腿而坐坐着太空莲的家长里短，乡愁油然而起，若干年前，家乡也有一口口方塘，以湿地的名义放飞荷香荷风荷韵。

吹响芦笛，清梦潜入。在一朵盛开的荷花里打坐，重瓣的荷色，承托我的呓语。梦中的荷花仙子长袖轻拂，一匹白马驮着吟哦的诗声，飘然而至。荷花仙子秀目漾动，如水的丝缕缠绕诗的经纬。诗美人好，可否抚摸？

一只青蛙惊醒了我，不远处的白马墩风声正紧，那钟情的姑娘守白马度过漫漫长夜，与白马一起化为尘埃。情人何时归，归来时只能听到细碎的蹄音，声声慢，声声慢。

倚一朵欲开的荷苞，听如此故事，心的宁静开放花朵。